



曹文轩《石榴船》：

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咏叹调

□张冠秀

2016年，曹文轩在新西兰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的获奖感言中提到：“文学——另一种造屋。孩子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屋子的庇护。这屋子里，不仅有温床、美食，还有许多好玩的开不开心智的器物。有高高矮矮的书柜，屋子乃为书，而这些书为书中之书。它们会净化他们的灵魂，会教他们如何做人。”相信很多读者仍会对这段话记忆犹新。

纵观曹文轩40多年来的创作，他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创新，抛开世间喧嚣，送出一部部精美大作，建造着一座座暖心的屋子，庇护着孩子们的心灵，比如家喻户晓的《草房子》《青铜葵花》《蜻蜓眼》《樱桃小庄》等，逆流中水少少年的成长给了我们激励。而今，他继续与水相依，在水上修筑屋子，送出承载着船与梦想的温暖、厚重的《石榴船》，相信这艘光明之船、智慧之船一定会满载辉煌，带着读者驶向美好的未来。

《石榴船》一如既往地渗透着古典韵律之美，绽放出令读者震撼的色彩和光芒，创作手法的推陈出新，证实了曹文轩在常规题材乡土儿童文学中另辟蹊径的实力。他用童话和现实多线糅合的技巧，为读者书写了一部温婉、励志的教育诗篇。

故事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北地区的水域，船民以船为家，四处漂泊，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在来来往往中与岸上的学校痴痴相望。悠远的钟声牵引着他们的灵魂，船民的孩子不知道怎样才能跟岸上孩子一样享受上学的乐趣。终于，县里派到四海船队一个年轻老师叶文林——“一个召唤着孩子的敲钟人”，在石榴船上组建了水上学校，手把手地教他们识字、读书，帮助他们走向辽阔的世界。曹文轩通过“石榴树”“白猫”“茉莉”“铁钟”“驳船”等意象拓展着故事内核的经纬，将男孩大船从懵懂无知到文明知礼的成长与蜕变、叶文林和叶校长两代人对教育的坚守、麦秋的好学与懂事、茉莉的失而复得又终究离去、石榴树的顽强、船上人家的冲突等生命的起起伏伏与悲欢离合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牵引故事行进的是一棵石榴树，以石榴树与船的共生作为走向未来的载体，无时无刻不蕴含着一种倔强、坚强和希望——橘红色的石榴花、鲜红的石榴、殷红的石榴籽，支撑着有梦想的水上学校，也象征着一辈子与水打交道的船家人是不愿意离开水和船的。即使麦秋因努力学习有了不错的岸上工作，处于父亲去世别无依靠的境况，她还是回到了石榴船上。这种“人、船、水”不可分割的关系跟叶文林奉献于水上孩子的求学如出一辙，师范生出身的他，从小在叶父的教育环境中耳濡目染，也有一种执念，那就是将教育的热情播撒在以四海为家的水上学校。这是理想与现实的抗争，也是信念与梦想的相拥。

《石榴船》的开篇引入极为巧妙，曹文轩用一口学校才有的钟，设计了这样的场景：“岸上的孩子和大船他们互相对望着，好奇、陌生，仿佛对方来自不同的星球。那些岸上的孩子显得有点儿自得，目光里含着一

份藏不住的优越——姿势在这儿，神态在那儿。”借“对望”“好奇”“陌生”悄悄埋藏下一条辅线，即将挑战岸上孩子的“自得”与“优越”，也为后篇“钟的自述”做好伏笔，叶文林的接替成为了叶校长教育生命的延续。而大船对钟的渴望，恰恰映照了他想上学的强烈念头。大船悄悄摘走钟放到船楼上之后，“那只钟正处在从水上反射到船楼里的月光下，它居然也发出了一种暗沉的亮光。”从中不难看出，这口钟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它预示着美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在现实中的实现也将颇为艰难。

叶文林致力于把水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让他的学生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条件中识字、读书、做题，达到岸上学校孩子的水平，经过一番坎坷终于圆梦。水陆上学的曲折，钟、茉莉、石榴树的深情自述，让故事跌宕起伏。曹文轩用大笔墨阐述大船学有所成的同时，还设计了另一条辅线，即叶文林动员处处搞破坏的杨大瓢上学，因为“能拯救他的只有书上的知识告诉他的道理”，然而未果，杨大瓢终因偷窃受罚。细心的读者一定看得出，故事还表明了，在苦难生活中，家长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会造就孩子不同的命运，这也是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反思与提醒。

曹文轩擅长用孩子的日常行为来拓展情节，跟大小读者的童年轻松契合，这也是曹文轩儿童文学能够被整个家庭共同阅读的重要原因之一。“杨大瓢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将它靠在铁栅栏的铁条，然后一路往前走。铁栅栏就像是一台奇特的大型乐器，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走了几十步，他又走回来，或快或慢，就像是一个乐师在认真地演奏。”孩子经过之后，就是一片悠扬的回声，回声里充满童趣与纯真。“造屋，自然又是一次审美的历程。”曹文轩最钟情的依然是使用诗性语言为角色增添着美与生动，白猫茉莉出场的时候，他是这样描绘的：“它白得像一团松软的雪，一只为蓝色另一只为黄色的玻璃球一般的眼睛，与他的目光一起看着岸上，一双尖尖的耳朵不时地动着，要不就不用爪子擦一擦嘴巴或脸蛋。”读者眼前肯定出现一只可爱的白猫，宛如一幅淡雅的工笔画。月亮出现的时候，曹文轩因场景不同，描述风格有变。大人在黑暗中抢修发动机的时候，“月亮从东边的河口摇摇摆摆地升上来了，黑色的河水开始微微发蓝，而天边的银白色正向着这里慢慢铺了过来”，将色彩、姿态的自然美蕴含其中。而父亲刚读完大船，愤怒未熄，坐在叶文林身边的时候，“月亮一会儿冲出乌云，一会儿又被乌云覆盖，眼前的世界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暗淡”，映出两个人的内心冲突波澜起伏。描写炊烟，诗意更是有在河水中悄然流淌，“那次烟有的像一团浓浓的雾，有的像天边淡淡的云……一会儿笔直地升向天空，一会儿向岸上飘去，飘进了街巷，一会儿又飘回河面上，有时遭空气中气流的打压，一直沾着水波，宛如一群水鸟在轻轻地盘旋、飞行”，水上风景跟岸上风景相对，埋下了水岸孩子们互相吸引的伏笔。

在人物刻画上，曹文轩也非常擅长运用诗性语



言。比如，在叶文林出场的时候，只要读一遍，书生模样便跃然纸上：“中等个儿，明显偏瘦，衣服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但略显空大，用皮带扎着的裤腰重叠着……一双手掌薄薄的，十根手指长长的，好像随便在什么器物上都能弹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来。”当大船被父亲狠揍时，他挺身而出，坚决捍卫水上学校；当无赖船队挑衅时，叶文林也无惧无畏，勇敢与恶人作斗争。初次亮相时的白猫铺垫与后面叶文林的刚强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曹文轩的风景描写不仅在于书写自然环境，也渗透着他的人文关怀，比如叶文林每晚给大船读书的情景是这样写的：“就这样，他们在哗哗作响的水声中，又恢复了夜晚的读书。那些书犹如长了巨翅的大鸟，或是在高处盘旋，或是在大地上方低空掠过，总能把大船带人神奇的境地，带到陌生而迷人的前方。”这番描写烘托了一片难得的教育风景，叶文林充满教育智慧、甘于无私奉献的精神鲜活地立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石榴船》故事的字里行间始终带有一种积极、阳光、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在我即将走完这一年的生命历程时，我的枝头，那剩下的几颗石榴居然在几次雨水之后，奇迹般长得和往年的一般大一般红。”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多少磨难，无论生命多么短暂，石榴树依然坚守着开花、结果的使命，用最大的力量、最坚韧的活法，绽放出最美丽的果实。这样的故事结尾，也是暗喻这群人正在以积极、阳光、勇敢、忘我的姿态前行，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得《石榴船》这本书编织出一曲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咏叹调，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和意义可能。

■创作谈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我曾在一个文学座谈会上，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故事”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讲好”。如何讲好？我以为一定要由始至终地意识到，我们要以文学的方式讲，要放在文学的框架里讲。文学性是故事的生命所在，要守住文学的边界——有边界才有无疆。

夯实文学创作的基础，我以为，首先要夯实的是文学的修养，文学的功夫，文学的境界。我们不缺经验，剩下的事情是发现经验、使用经验，并利用经验去创造新的经验，而这后面藏着的话题是：知识、学养、造诣、技巧、立意高远，别出心裁。

我知道，如果一直写下去，超越自己是很困难的。获国际安徒生奖之后，规模不等的小说和绘本我都写了一些，也清楚如果要不停地超越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不是我的期望，我只是想能不能每次都有所突破——“超越”与“突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石榴船》多少还是有所突破的。

沉淀，让它们在暗中无声地生长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小说千载难逢的故事，已经是在30多年前了。我没有将它立即付诸文字，这是我的写作习惯——通常，我不写昨天刚看到或今天刚看到的事情。我写的故事，都会在我记忆里长久“冬眠”。其实它们并未沉睡，而会不时醒来——它们一直在暗中自我成长。它会在某个时刻突然起身，并且一定要走出记忆的大门，来到阳光普照的世界。我这才在“放我出去”的叫声中打开记忆的大门。不久前出版的《苏武牧羊》，其情形同样如此。

《石榴船》故事的主人公其实是有原型的，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我永远的朋友。我们有着兄弟般的感情。在动笔之前我们做了很多准备，要将许多事情搞得清清楚楚。

终于可以写作了，我开始讲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支庞大的船队，终年漂泊在水上。船上人家，在岸上并无住处，船就是他们的屋子。水上是一种生活方式，岸上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前者是流动的，后者是稳定的。在水上，许多生命是在漂泊中诞生的。这里的孩子是一些特别的孩子，他们充满了活力和野性，与文化、知识相距遥远，他们需要知识、文明的观照。曾经有过让船上人家到岸上定居的举动，当时失败了，可能因为他们已经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他们的后代也一样。

就在这时，一位非常年轻的男老师被派到了这支船队。他的任务就是在船队开办一所水上学校，让那些孩子接受教育。这是一个文静的白面书生，但最终他却战胜了一切困难。与此同时，他也爱上了那种动荡的、流动的、活力四射的生活。其中有一条大船，船上有一家三口，父亲以及一对姐弟。年轻教师的生活就被安排在这条船上。于是演绎出一串生动的、别样的、感人的，甚至充满诗情画意的故事。这些故事感动人心，可歌可泣。

这部作品由始至终，画面不断。或江河，或芦苇，或小城，或大都，水光山色中，四季流转中，奏响了生命的颂歌。如果当年在获得这一素材时就仓促动手，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可能有这样一部还说得过去的长篇小说《石榴船》——那时，这部长篇的名字恐怕都不叫《石榴船》。

“沉淀”——我很喜欢这个字眼。藏着，掖着，让它们在暗中无声地生长着，10年、30年，然后放它们来到这个世界。这可能是我一辈子处理素材的方式。

做一个工匠

一个作家的思想决定了他的作品深刻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还要讲艺术，讲工艺，即如何制作我的作品。语言、风景描写、人物的衣着、节奏、旋律、叙述视角、结构、题目、开头结尾、章节设计、人物何时出场，是否穿插几段童谣或民歌，如何调度时空，还有象征、美感、格调、意境这样一些只可意会的方面，都要考虑。唯独思想不要考虑，因为思想只要在，它自然就会存在于字里行间。再说，思想也不是一朝一日的东西，更是在写一部作品时想深刻就能深刻的。那个功夫是早在孜孜不倦的阅读中，在知识海洋的长久浸泡中就已完成的。

现在，要考虑的是工艺，是制作技巧。《石榴船》多多少少可以在技巧上说说，比如叙述视角。这条船的船尾，一年四季都放着一盆石榴。这是一个象征、一个格调，它点缀在苍茫的水路上，点缀在风光无限的生活里。它让这部小说有了一个像样的名字《石榴船》。书名很重要，我常常是在有了自觉不错的书名之后才动手写作的，我知道这些名字给我带来了什么，还有其他种种给这部小说增光添彩的方面。《石榴船》已经起航，但愿它不负读者的期望，乘风破浪驶向远方。

■评论

穿越战火的童年成长史

——评殷健灵《彩虹嘴》

□王悦

式。薇拉和艾米丽对话的第一次出现，是战争对薇拉一家的生活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艾米丽帮助薇拉记录着她所经历的一切，在每一次对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人公薇拉成长的脉络。作者延续了对少年心灵细腻关注的写作传统，采用对话的叙事模式，可以让读者更加直接感受到薇拉在成长过程中的挣扎和蜕变，看到身陷战争中的孩子如何走出战争、疗愈自我。战争结束后，薇拉对艾米丽说：“我以为幸福不会来，但是幸福总会来，只要你想要。”懵懂天真的小薇拉在遭受战争的屈辱与苦难、家庭生活的破碎与重建中逐渐变得坚韧与明亮，这也是作者对“创伤的孩子”坚强内心的建构。

薇拉与艾米丽对话的行为，也是薇拉自我对话的过程，艾米丽可以看作是薇拉自我的隐喻。艾米丽从薇拉出生起就一直陪伴在薇拉的身边，是薇拉忠实的“玩伴”，承载着薇拉所有的成长。战争爆发之前，艾米丽和薇拉一直生活在幸福安定的成长环境中，干净完整。在薇拉一家遭受迫害后，艾米丽也遭遇了两次明显的创伤：第一次是在德国时，纳粹党冲进薇拉的家中，将艾米丽狠狠地踩在脚下；第二次是上海隔都时期，艾米丽被日本军官的军刀刺伤了身体。艾米丽身上的伤痕和战争带给薇拉的心灵创伤是具有有一致的，被损害的艾米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战争中“创伤的小孩”，艾米丽尽管可以被修复，但再也不能恢复到完好如初的模样，永远留下了被损害的烙印，就如同战争中的孩子们尽管可以实现创伤的疗愈，但战争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不会消失殆尽的。

殷健灵不仅表现了战争下儿童创伤的症候，而且对于儿童如何“走出创伤”进行了追问和思考。战争给儿童带来的恐惧和痛苦丝毫不会减轻，但儿童面对苦难时所展现的坚强、勇敢和乐观却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光亮。

融化孤独：跨越种族与国别的守望相助

在小说中，殷健灵将薇拉一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下，把同时身处战争的国家、民族

■动态

唱响儿童文学的欢歌

——刘海栖《乒乓响亮》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王悦

3月25日，由贵州人民出版社蒲公英童书馆推出的刘海栖新作《乒乓响亮》在京研讨。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主席海飞，以及徐德霞、陈晖、纳杨、崔昕平、葛竞、陈香、张菱儿、左晗等作家、批评家围绕该作深入研讨，会议由颜小鹏主持。

《乒乓响亮》是刘海栖继《游泳》之后的又一力作，是献给孩子们的“乒乓”交响乐章，也是一部温暖且充满成长力量的作品。高洪波提到，

表达。

《乒乓响亮》是一部以乒乓运动为线索的少年成长小说。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共鸣的童年故事，真实再现了一个小男孩在学打乒乓球路上的成长，塑造了一个个不同个性、不同特色的人物形象。文中自然流淌出一种激昂向上的成长力量，朴实的生活信念，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是童年成长该有的样子，纯真而温暖，简单而欢乐。

会议最后，刘海栖分享了该书的写作心得。他说：“打乒乓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有失去，但更多的是得到。我觉得打球教会了我做人，教会了我做事，教会了我全面看问题，教会了我知什么叫友情，什么叫讲规则，什么叫不服输。”（行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战乱中的上海有近3万的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殷健灵的《彩虹嘴》立足这一战争语境，用细腻的笔触书写了一部穿越战火的童年成长史。

作者采用回忆的叙事策略，通过如璐的讲述带领我们一同回到了战火纷飞年代，感受这段刻骨铭心的战争故事。犹太小女孩薇拉一家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不得不寄居在上海虹口并在这里度过了7年艰辛难忘时光，薇拉也以孩童的方式完成了对战争的承重和反抗。殷健灵没有过度渲染战争中孩子的仇恨，也没有试图让孩子们遗忘战争带来的真实创伤，而是通过表现身处战争中的孩子的生存经验，让我们看到薇拉和伙伴们冲破战争的枷锁，顽强地生长。小说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身处战争中的人们对人性的呵护，以及超越种族与国别的守望相助。

回应磨难：在对话中建构成长

战争语境的童年书写是沉重、艰难的。在小说中，殷健灵还原了战争中真实的童年命运，展现了儿童在战争年代特殊的成长轨迹。薇拉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在一家逃亡到上海生活的7年中，薇拉逐渐从一个懵懂活泼的小女孩成长为明朗成熟的少女。艾米丽是妈妈在薇拉刚出生时亲手为她缝制的玩偶，始终都陪伴在薇拉的身边。在小说第四章之后，每章的最后都有薇拉对艾米丽说的话，在文本中建构起一种特殊的对话模

《向山而行》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王悦

4月8日，由中国和平出版社主办的《向山而行》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宋庆龄故居举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兼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主任李安晋出席活动并致辞。高洪波、海飞、徐德霞、王志庚、张明舟、李怀源、杨雅莲等专家学者，以及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林云、副总编辑杨勇等出版方代表参与本次研讨。活动由《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传记文学作家红娟主持。

《向山而行》是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事迹创作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人民日报媒体公益专项基金支



持出版。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指导和策划下，该书由儿童文学作家、编剧、教师杨艳书撰写，由画家王光绘画。全书以鲜活的人物与事件在潜移默化之中感动读者的内心，让我们看到张桂梅校长不仅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女教师，更是极具人格魅力的山行者。书名寓意着主人公明知前路艰难仍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也希望让新时代青少年明白：磨难是人生的一部分，只要不畏艰险，坚守理想，在平凡中也可以成就伟大。

李安晋表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以榜样楷模为引领，策划有责任担当、有生命力的选题，激励青少年成长成才，希望每一个用心的举动，都能扎扎实实体现在这本书中，让阅读成为照进孩子心灵的一束光。作者杨艳书参与本次研讨。活动由《中华读书报》副总编辑、传记文学作家红娟主持。

《乒乓响亮》是刘海栖儿童文学创作从笔上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表达。刘海栖的写作生活化、儿童化，语言阳刚豪爽，火候炉火纯青，是对“乒乓大国”以及“国球”的一种解读和

表达。《乒乓响亮》是一部以乒乓运动为线索的少年成长小说。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共鸣的童年故事，真实再现了一个小男孩在学打乒乓球路上的成长，塑造了一个个不同个性、不同特色的人物形象。文中自然流淌出一种激昂向上的成长力量，朴实的生活信念，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是童年成长该有的样子，纯真而温暖，简单而欢乐。

会议最后，刘海栖分享了该书的写作心得。他说：“打乒乓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有失去，但更多的是得到。我觉得打球教会了我做人，教会了我做事，教会了我全面看问题，教会了我知什么叫友情，什么叫讲规则，什么叫不服输。”（行超）

■童心世界



兔子周泓希(3岁)作

儿童文学评论

·第540期·